

林慶彰／主編
第八輯

經學研究論叢

經學與子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經學研究論叢

◆第八輯◆

林慶彰主編
張穩蘋編輯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經學研究論叢・第八輯

林慶彰主編；張穩蘋編輯。—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0[民 89] 面；公分

ISBN 957-15-1054-8 (平裝)

1. 經學 — 論文 — 講詞等

090.7

89018914

經學研究論叢・第八輯 (全一冊)

主 編 者：林 慶 彰
責 任 編 輯：張 穩 蘋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一 九 八 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00024668 號
電 話：(02)23634156
傳 真：(02)23636334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 和 市 永 和 路 三 六 三 巷 四 二 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〇 年 九 月 初 版

編者序

《經學研究論叢》自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創刊，迄今已有七個年頭，在海內外學者和同道的支持下，已出版七輯。這第八輯中雖沒策畫某種專輯，但所收的論文來源及內容，仍應向讀者交代。

在《周易》研究部分，宋代的復古《易》運動，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論題，近來學者雖略有注意，但並未作系統的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講師許維萍，將以「宋代的復古《易》運動」，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本輯發表的〈呂祖謙與「復古《易》運動」〉是該論文中的一部分。

在《尚書》研究方面，《尚書·大禹謨》雖是晉人偽作，但對宋明理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吳伯曜的〈論《尚書·大禹謨》的思想價值〉，即在肯定該篇對思想史發展的貢獻。伏生傳《尚書》，是為今文《尚書》。他所作《尚書大傳》雖已亡佚，但有輯本。四川成都市社科所黃開國先生的〈簡論伏生與《大傳》〉，即在討論《大傳》的內容，及其在西漢前期儒學的地位。

在《詩經》研究方面，馬瑞辰、胡承珙和陳奐三人，可說是清乾嘉時代《詩經》學研究的代表。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已有多人研究，胡承珙和陳奐的研究，正在起步，淮北煤炭師院郭全芝教授的〈胡承珙與陳奐《詩》訓異同〉，比較兩家著作訓釋《詩經》之異同，郭氏以為「胡書風格宏博，釋義精微；陳書風格省淨，釋《詩》完備。兩書內容各有側重」。

在《左傳》方面，劉家和、邵東方和費樂仁三位教授合著的〈理雅各氏英譯春秋左傳析論〉一文，除分析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經學觀外，對理雅各氏譯文的得失，也有詳盡的論述，對深入了解理雅各氏翻譯中國經典的貢獻和侷限，有不少助益。

在《四書》研究方面，數年前得日本松川健二教授同意，邀集數位學生一起合譯松川先生所編《論語思想史》，該書即將譯完，本輯先刊出陳靜慧所譯〈王充

《論衡》與《論語》的關係》一文。

此外，何淑蘋、繆敦閔、蕭開元、滕志賢、陳秀琳、蔡妙真、羅繼祖、黃復山、許學仁、李添富等先生的賜稿，不一一介紹，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張博成、葉純芳、陳淑誼、王清信、周美華等學弟，費心撰寫出版資訊；黃智明、張穩蘋學弟負責本輯之編校工作，也一併致謝。

二〇〇〇年三月 林慶彰 誌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經學研究論叢 第八輯

目次

編者序.....	林慶彰	I
【經學總論】		
北朝經學相關問題試探.....	何淑蘋	1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中的經學觀		
——與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比較.....	繆敦閔	25
【周易研究】		
呂祖謙與「復古《易》運動」		
——兼談《古周易》版本衍生之相關問題.....	許維萍	69
【尚書研究】		
論《尚書·大禹謨》的思想價值.....	吳伯曜	111
簡論伏生與《大傳》.....	黃開國	137
【詩經研究】		
晚明學者朱朝瑛及其《讀詩略記》.....	蕭開元	149
胡承珙與陳奐《詩》訓異同.....	郭全芝	173
《詩三家義集疏》點校獻疑.....	滕志賢	193

【三禮研究】

書《魏書·李業興傳》後.....	陳秀琳	203
------------------	-----	-----

【三傳研究】

董仲舒《春秋》公羊學解經方法析論.....	陳明恩	209
王夫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探析.....	蔡妙真	249
理雅各英譯《春秋》《左傳》析論.....	劉家和、邵東方、費樂仁	263

【四書研究】

王充《論衡》與《論語》的關係 ——論後漢的批評精神.....	鬼丸紀著·陳靜慧譯	291
-----------------------------------	-----------	-----

【孝經研究】

書《孝經述議復原研究》後.....	陳秀琳	307
-------------------	-----	-----

【小學研究】

讀《雪堂自述》及《羅振玉對甲骨學的貢獻》.....	羅繼祖	315
---------------------------	-----	-----

【識緯研究】

東漢圖讖《赤伏符》本事考.....	黃復山	319
-------------------	-----	-----

【專題書目】

尹灣漢簡研究文獻要目（1996—1999）.....	許學仁編	351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文獻要目.....	許學仁編	359

【經學學會】

中國經學研究會會務簡訊.....	李添富	369
------------------	-----	-----

【出版資訊】

宋明經學史（章權才）	張博成	371
三墳易探微（王興業）	葉純芳	372
周易漫談（王居恭）	葉純芳	373
易道：中華文化主幹（張其成）	葉純芳	373
說易（錢世明）	葉純芳	374
古老智慧的源泉——周易（余斯大）	葉純芳	375
周易入門（陳德述、楊樹帆）	葉純芳	376
尚書文字校詁（臧克和）	張博成	377
新譯詩經讀本（滕志賢）	陳淑誼	377
詩經今注今譯（王延海）	王清信	378
詩經圖注（國風）（劉毓慶）	王清信	379
先民的歌唱——詩經（胡先媛）	陳淑誼	380
穿越詩經的畫廊（王開林）	陳淑誼	381
中國喪服制度史（丁凌華）	王清信	381
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朱冠華）	張博成	382
四書與現代文化（韓秀麗、李靜、陳雪英）	王清信	383
論語今釋（蔣沛昌）	王清信	384
說大學中庸（錢世明）	王清信	384
爾雅語言文化學（盧國屏）	周美華	385
東漢讖緯學新探（黃復山）	張博成	386

【附 錄】

附錄一 《經學研究論叢》撰稿格式	編輯部	387
附錄二 《經學研究論叢》稿約	編輯部	389

北朝經學相關問題試探

何淑蘋*

一、前言

魏晉南北朝的經籍，因為時代動亂而亡佚殆盡，使得此時期的研究十分困難，因此以南北朝為討論範疇的經學研究相關論著成果，顯得格外稀少，不難令人感受到南北朝經學被忽視的程度。

論述南北朝經學概況者，今多依《北史·儒林傳》所言，然而所論多為主流之情形，非南北經學全貌，學者易因而失之以偏概全，故本文首先就《北史·儒林傳》之相關記載，加以討論。

《隋書·經籍志》中關於南北朝經學的論點，大抵與《北史·儒林傳》相似，可以互為參看。又後人對於其中所言，微有歧見，本文對此加以辨正，以申己說。

本文另立「南學、北學之比較」一節，利用史傳記載，簡略探討南學與北學相異之處，藉以申明北學特色所在。

本文雖是兼述南北朝經學，實際則以探究北學為主。又所論者，為經學史上之二三問題，非窮究一代經學之全貌，故題為北朝經學相關問題試探，期能藉此對北朝經學有較深入的認識。

* 何淑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二、《北史·儒林傳》說法之檢討(一)

關於南北朝經學的傳授概況，見《北史·儒林傳》記載：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①

由此看來，《周易》是北從鄭學，南宗王學；《尚書》是北從鄭學，南宗孔學；《左傳》是北從服學（亦即鄭學），南宗杜學。總而言之，《易》、《書》、《左氏》三者南北學風迥異，而《詩》、《禮》則南北學風一致。上述之言論，細考其實，則知《北史·儒林傳》所言，不過皆就主流而論，至於旁支，則略而不提，學者讀之，容易產生《周易》於北朝惟鄭學獨尊，而於南朝則惟王《注》是從，亦即北朝無王《注》而南朝棄鄭說等等的誤解。以下以《周易》、《尚書》、《禮》為例，分別討論各經在南北朝之發展概況，以證《北史·儒林傳》所言，實有所偏。

（一）《周易》

《北史·儒林傳》以為《易》學是王輔嗣行於江左，鄭康成行於河洛。劉師培論「三國南北朝隋唐之《易》學」云：

當南北朝時，鄭《易》盛行於河北。徐遵明以《周易》教授，以傳盧景裕、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自是言《易》者皆出郭茂之門。而李鉉亦作《周易義例》。惟河間青、徐之間，間行王弼之注。若江左所行，則以王注為主，立于學官。及南齊從陸澄之言，始鄭、王并置，後復黜鄭崇王（梁、陳二朝間亦王、鄭並崇）。說《易》之儒有伏曼容、梁武帝、朱異、孔子祛、何允、張譏，以褚仲都、周弘正《義疏》集其大成。大抵以

① 李延壽：《北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月），第3冊，頁1106。

王《注》爲主，惟嚴植之治《周易》力崇鄭《注》。^②

可知北方雖盛行鄭學，但河間地區亦行王弼《注》，是北方《易》學不獨專鄭學之證。南方雖以王《注》爲主，但鄭學也同樣得立於學官，未遭廢置，再加上嚴植之等學者的努力，南方鄭學終不至於湮沒，是南方《易》學不獨專王學之證。又如蘇紹興〈兩晉南朝琅琊王氏之經學〉中所說：

宋元嘉建學，《易》注仍以王弼、鄭玄並立，顏延之爲祭酒，方黜鄭置王，故齊世惟王書盛行。王儉頗不謂然，其答陸澄書云：「《易》理微遠，實貫群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於是在齊之世，王、鄭皆置博士，下及梁、陳二朝，猶並列於國學。因王儉一人之力，遂改變梁、陳二代學《易》之風氣。^③

可知康成《易》學在南朝，除了齊代被黜不行外，於宋、梁、陳三朝皆是王、鄭並立，既能立於國學，其說豈有乏人問津之理？由以上所述，可知《北史·儒林傳》以爲《易》學於江左行王輔嗣，於河洛行鄭康成的論點，乃純指主流而言。

(二) 《尚書》

《北史·儒林傳》以爲《尚書》於江左行孔安國，河洛行鄭康成。北朝《尚書》傳習，可見於《北齊書·儒林傳》記載：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摠，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炫、權會，并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炫）、信都劉士元（焯）始

②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收入《劉申叔遺書》（臺北：大新書局，1965年8月），第4冊，頁2360。

③ 蘇紹興：〈兩晉南朝琅琊王氏之經學〉，收入《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3月），頁229。

得費昺《義疏》，乃留意焉。^④

此為北朝《尚書》傳習之概況。可知北朝《尚書》以鄭學為主，至於孔《傳》，要到北齊末年後主武平年間才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所以大體說來，河洛《尚書》學是以鄭康成為主的。《隋書·經籍志》云：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余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⑤

是知南朝應是孔、鄭並行，而北朝則傳鄭學。康成《尚書》學雖然在南北兩朝都通行，但到了隋代，晚起的孔《傳》則更受學者的重視，所以鄭學因而衰微。

據上所述，可知《尚書》於江左並行孔、鄭，非如《北史·儒林傳》所言江左則孔安國。至於《北史·儒林傳》為何如此說，可能是因為孔《傳》在北朝興起的時間較晚，不如南朝傳習的早，所以《北史》言江左則孔安國，可以凸顯出孔《傳》的價值與發展。

(三) 禮學

關於禮學的流傳，《北史·儒林傳》以為南北同遵康成，實則不然。蘇紹興在〈兩晉南朝瑯琊王氏之經學〉一文中就認為：

南北朝禮學，《北史·儒林傳》僅以「禮則同遵於鄭氏」一語括之，彷彿南北禮學並無二致。然細考之，似又不然。南北因地域、氣候、風俗習慣、政治背景之不同，勢必有所差異，《顏氏家訓·風操篇》列舉南北人士大夫，各有不同之風操禮法，可以証之。北朝禮遵鄭注，可毋庸議，惟南朝則未盡然也。觀宋周續之《周氏喪服注》及齊王遼之《喪服世行記

④ 李百藥：《北齊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月），頁311。

⑤ 魏徵等：《隋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月），頁43。

要》等書，其說有異乎鄭玄者。……然鄭注在當時之禮學中，確為主流。……可知當時南朝經學之最勝及最可稱者，當推三禮，三禮者何？據陸德明《釋文·敘》，稱鄭注《周禮》、《儀禮》、《禮記》者也。^⑥

由此可知，北朝篤守鄭玄禮學，而南朝雖奉鄭氏禮學，但也有對鄭說持不同見解者，不過，漢代以來，三禮之興，是由康成所建立起來的，捨康成則三禮學無由起矣，故南北禮學同以康成為尊，《北史·儒林傳》僅以「禮則同遵於鄭氏」一語概括南北禮學，應是為強調康成禮學的重要性在當時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不過嚴格說來，南朝學者對鄭說稍有異議，並未完全遵從鄭氏，以「同遵於鄭氏」來論，稍有不妥，不如說「禮則同以鄭氏為尊」來的恰當。

綜上所述，可知《北史·儒林傳》所論的南北朝經學，只是就主流而言，並非南北經學之全貌，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論南北朝之經學，反對「後儒因謂兩漢經學行於北朝，魏晉經學行於南朝」之說，因分述各經皆行於南北，少有專立一家之說者，論之甚詳。故知《北史·儒林傳》所言，失之偏矣。

三、《北史·儒林傳》說法之檢討(二)

《北史·儒林傳》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推其文意，似指南人約簡而得英華之學，勝過北學深蕪而徒窮枝葉，則此句似存褒南貶北之意。南人說經受玄風影響，務求約簡，對當時久承兩漢煩瑣章句形式之學者而言，確有一新耳目之優勢，然而是否約簡之言就等同於英華之言，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此外，北方政權雖淪落於外族之手，但是北朝君主多能崇慕中華文化，致力於推行漢化與提倡學術，故漢末以來的經學得以傳授留存。北學承漢末之遺，少染浮華玄風，以鄭學為主流，所以經說較為純樸深蕪，然而是否因此如同《北史》所言有枝葉是窮的弊病，也應再加探討。

何謂「深蕪」？皮錫瑞《經學歷史》云：

^⑥ 同註④，頁230。

孔穎達以爲熊（安生）達經多引外義，釋經唯聚難義，此正所謂北學深蕪者。^⑦

依據皮氏所言，則「釋經唯聚難義」是「深」；「達經多引外義」是「蕪」。解釋經傳的根本用意，就是要闡明經義，以利後世學者學習，如果釋經時徒聚難義，使學者獨之更加不明白，則與釋經的根本精神相反。北朝承兩漢章句之學，形式煩瑣，有可以簡單解釋之處，卻又不能簡潔明快地帶過，所以易於堆集難義，轉相解釋，反使學者不易明瞭。另外，如果引用外來的義理解經，容易產生與經義相違背的情形，也就是產生經義蕪雜的現象。

至於約簡，應是見仁見智的看法，如鄭學兼今古文之說以注經，旨在刪繁從簡，在魏晉人眼中，仍是煩瑣之至，所以約簡是相對而言的。可惜南北朝著作今多亡佚，無法詳細檢閱。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云：

南朝原因老莊之玄學流行，《易》王弼、《尚書》偽孔傳、《左傳》杜預極其流行，以達意而簡明的爲貴。但北朝以鄭玄底學問爲主，考故實本於制度，故一切都是緻密而樸實的研究方法。^⑧

是玄學的流行，帶動南朝經學以簡明達意爲風尚。而南學究竟與北學相比，又簡明了多少呢？仍有待探究。

對於《北史》所言「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的說法，皮錫瑞《經學歷史》論云：

蓋唐初人重南輕北，故定從南學，而其實不然。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爲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

^⑦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頁186。

^⑧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7月），頁216。

騁揮塵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餘技。^⑨

是皮氏以爲說經確實應以約簡爲貴，但南學只是在形式上比北學約簡，並未因形式的約簡而將英華展露出來。換句話說，北學雖然深蕪煩瑣，但英華或許雜在其中。南學已將經說約簡，則捨此說無他說，易流於片言屑語，而非精要之英華。

總之，傳統以南學勝北學的看法，多從《北史·儒林傳》所言而來，持平而論，南學雜以玄理，添加了新思想，又改兩漢煩瑣爲簡明快意，一新學者耳目，從而習之者必然眾多，若如唐人所言，南人又已得經義之英華，則南學可謂盡善盡美，那麼唐初編撰《五經正義》，又何必據南北朝義疏再加修訂呢？劉炫、劉焯之著作爲南北朝諸義疏中最佳者，《五經正義·序》中已明言之。二劉雖爲北人，而又從南學，故能兼採南北之長，下導唐代之經說一統，可爲南北學各有優劣之證，故知不可拘泥於《北史·儒林傳》之說。

四、《隋書·經籍志》問題試解

《隋書·經籍志》對南北朝的見解大抵如同《北史·儒林傳》所言，不過《隋志》中有一段對《尚書》傳習的記載，後人稍有爭議。原文如下：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余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⑩

其中的「齊代唯傳鄭學」一句，學者稍持不同的解釋。前句既言南朝的梁、陳，後面又言齊代，則此「齊代」應當作補充說明用的「南齊」，或當作與南朝梁、陳對立的「北齊」，實有待商榷。陳夢家先生以爲應作「北齊」解，其《尚書通論》說：

^⑨ 同註^⑦。

^⑩ 同註^⑤。

《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並康成所注，並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經典釋文·序錄》有宋姜道盛《尚書集解》十卷（《隋書·經籍志》作十一卷），《宋書·劉懷肅傳》曰：「道盛著古文《尚書》行於世。」《史記》宋裴駟《集解》引孔《傳》，是宋時孔《傳》已行。《經典釋文·序錄》云齊明帝時博士蕭衍用孔氏《尚書·序》議姚方興《舜典》，是南齊博士用孔《傳》之證。《隋書·經籍志》梁時孔子怯、巢猗、費昶、蔡大寶等均注古文《尚書》，梁劉昭《後漢書·祭祀志》中注已引《孔安國傳》，又《隋書·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孔穎達《正義·序》云：「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⑪

陳夢家先生舉《北史》、《經典釋文》、《宋書》、《史記集解》等文獻來說明孔《傳》在南朝劉宋時早已流傳了，南齊博士亦有習孔《傳》者，因此南齊應該是鄭、孔並行的，所以《隋志》中的「齊代唯傳鄭學」一句，與南齊情況不合。另一方面，孔《傳》比鄭學較晚才通行，雖然南朝早已久行孔《傳》，但北朝一直要延遲到接近隋代才開始廣為流傳，也就是說，在北齊時期，應該是只行鄭學的，這恰好和《隋志》所指的「唯傳鄭學」情形相吻合。是故陳夢家先生以為《隋志》所指，當為「北齊」。

劉起釐先生則不贊同此說，他在《尚書學史》中提出了反駁：

……但在梁、陳之間插敘一句齊，這句顯然有問題。一是次序顛倒，齊不應當敘在陳與隋之間而應在梁之上；二是前後矛盾，……齊代把孔氏亡篇補入全書，立於國學，此時不容說「唯傳鄭義」。顯然齊代既行孔，也行鄭，與其前的晉宋，其後的梁陳無異。顯然這一句只是在順著歷史敘完晉

^⑪ 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1。

齊梁陳之後，另行敘隋代鄭學甚微時，插一句交代鄭學盛衰之跡，追述鄭學自東晉與孔學並立，本來至齊代尚有傳習，可是到隋就衰了。所以「齊代唯傳鄭義」之「唯」字顯誤，當作「尚」或「仍」，或者當如王引之《經傳釋詞》所釋的「唯」與「雖」同，才與上下行文相協，義始不悖。〈陳夢家《尚書通論》釋此句之齊爲北齊，亦由於察覺此句在此不協，尋其與當時北朝行鄭義相合，故作此解釋。然《隋志》此段純敘南朝，無插敘北朝之理，其言雖有所見，終非此句原義。〉¹²

劉氏提出了兩個疑點，一是次序顛倒，一是前後矛盾。就次序顛倒而言，若作「南齊」解，則此段敘述朝代次序顛倒無疑，但是若作「北齊」解，則《隋志》先說明南朝情況，再接著論及北朝，則朝代次序並未顛倒。另就前後矛盾而言，南齊孔、鄭並立國學，確實不容說「唯傳鄭義」，但是孔《傳》在北朝較爲晚起，在北齊時仍是「唯傳鄭義」，故若作「南齊」解則屬前後矛盾，若作「北齊」解則並無前後矛盾之情形。故知劉氏所說之疑點，乃是在釋齊字爲南齊的前提下所論的。

「齊代」二字是否有可能當作「北齊」，應先加以討論。翻檢《隋書》，北齊亦有以「後齊」、「齊」等詞語代之者。稱「齊」者，如《隋書·經籍志》云：

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¹³

「周武平齊」，指北周武帝滅北齊事，發生於北周建德六年（時爲南朝陳宣帝太建九年，西元577年）。又如《隋志》云：

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泰

¹²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01—202。

¹³ 魏徵：《隋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429。